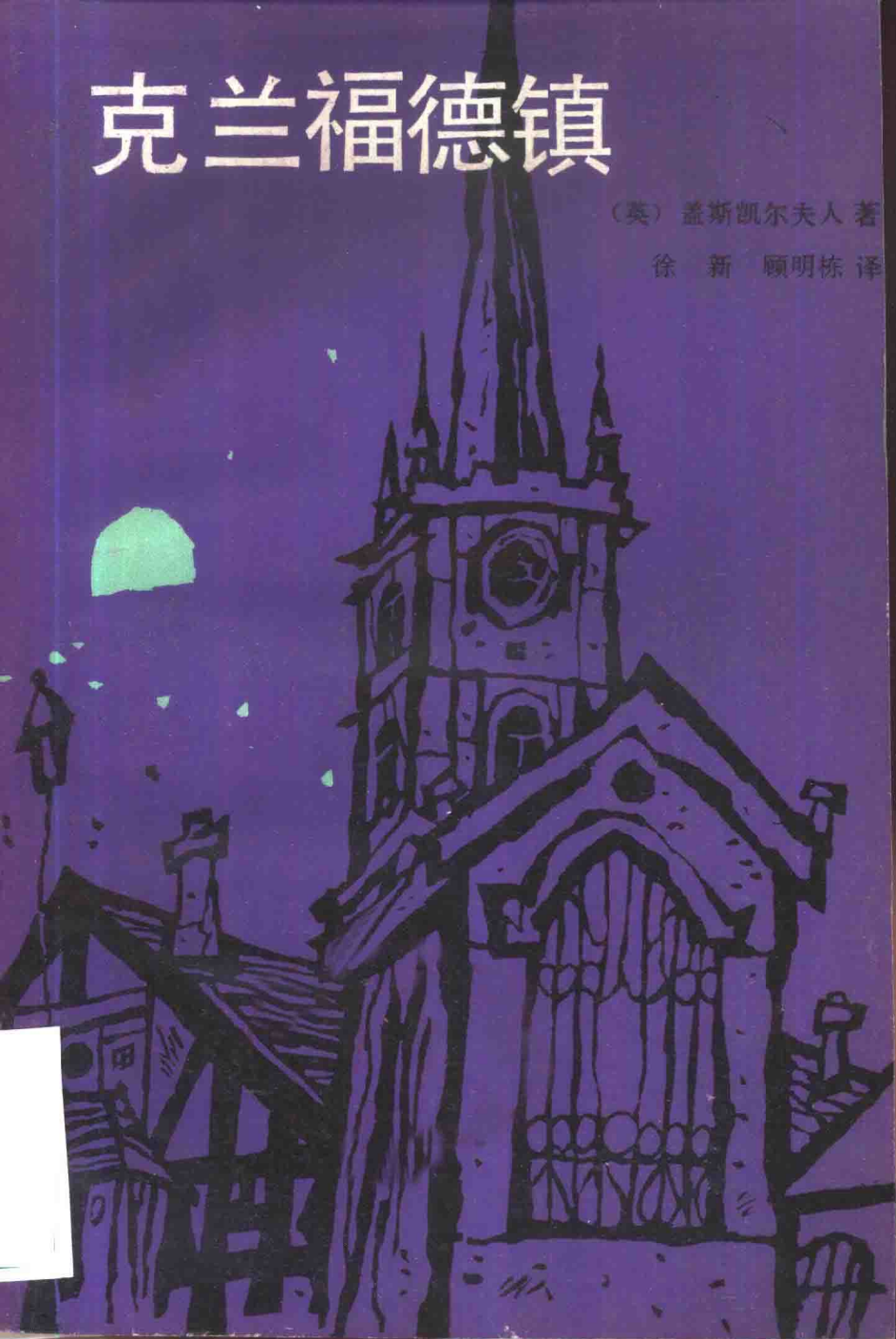


克兰福德镇

(英) 盖斯凯尔夫人 著

徐 新 顾明栋 译



〔英〕盖斯凯尔夫人 著

徐 新 顾明栋译



克兰福德镇

百花文艺出版社

Mrs. Elizabeth C. Gaskell

CRANFORD

根据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年版译出

克兰福德镇

〔英〕盖斯凯尔夫人著

徐 新 顾明珠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0 插页2 字数190,000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6,000

书号：10151·801

定价：1.55 元

目 次

第 一 章	我们的社交圈	1
第 二 章	布朗上尉	17
第 三 章	往日的一段艳史	40
第 四 章	拜访上了年岁的单身汉	53
第 五 章	往日的书信	71
第 六 章	不幸的彼得	88
第 七 章	拜访	107
第 八 章	“高贵的夫人”	123
第 九 章	布鲁诺尼先生	143
第 十 章	恐慌	158
第十一章	塞缪尔·布朗	178
第十二章	订婚	196
第十三章	停止兑现	210
第十四章	患难朋友	226
第十五章	喜还乡	250
第十六章	和睦降临克兰福德	268

附录一 克兰福德的“鸟笼”	280
附录二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年表	299
《克兰福德镇》泛议	304

第一章 我们的社交圈

首先要说的是，克兰福德镇是巾帼英雄的一统天下。镇上房租超过一定数额的人家都是牝鸡司晨，女人掌权。倘若一对夫妇来到镇上定居，不知怎么地，丈夫不久便销声匿迹了。他如果不是成了克兰福德晚会上绝无仅有的一位男人而被吓得魂不附体，就得如人们所说那样，到军营服役去了，或者上了海轮，再不然就是整星期呆在附近一个叫德拉姆堡的商业大镇——那地方处于二十英里以外的铁路线上——忙于经商。总而言之，无论男人们的去向如何，他们总不在克兰福德镇上。而且即便是呆在镇上，他们又能够干些什么呢？镇上的大夫巡诊范围达三十英里，只是晚上睡在克兰福德；可是，话说回来，并不是人人都可当医生的呀。其实，只要有克兰福德镇上的诸位女士，就完全可以使井井有条的花园里长满奇花异卉，而不见一茎野草混杂其间；完全可以把那些隔着栅栏觊觎园中花木的小男孩赶跑；把园门忘关时偶然闯进来的鹅群驱走；同时给一切文学和政治问题做出结论而避免无谓的争辩。只要有了她

们，也就足以准确无误地弄清教区内每个人的情况；足以使衣冠整齐的女仆们办起事来有条不紊，令人赞叹；足以善意地（有时也稍有点盛气凌人地）赈济穷人，以及在相互之间每有烦恼不适时，真心实意地加以照料。正如一位女士有次对我说的那样：“家里头有个男人真是碍手碍脚得很！”虽然克兰福德的女士们对各家各户的生活习性了如指掌，但她们丝毫不为相互的看法所左右。说句真的，每人都有自己的个性，更不用说有人还有根深蒂固的怪癖，因此，口角应该说是最容易发生的报复行为了；然而，不知怎的，她们彼此之间却颇能和睦相处。

克兰福德的女士们偶尔也发生些小争执，不过，这些小争执充其量只是一句半句的反唇相讥，或者恼怒地摇摇头，其激烈程度刚好使她们那平淡无奇的生活增加点儿乐趣。克兰福德的女人的衣着打扮从不赶时髦，正如她们自己所说：“在克兰福德这个谁都认识我们的地方，随便穿什么，又有什么要紧？”若是离家外出了，她们说起无须打扮的理由，同样振振有词、无法反驳：“在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随便穿什么，又有什么要紧？”总的说来，她们衣料很普通，多数人几乎都象泰勒小姐^①一样讲究整洁，留有一尘不染的名声。不过我敢担保，英格兰衣着中款式最新颖的羊腿形衣袖^②、最时髦的紧身短裙在克兰福德也

① 泰勒小姐是英国诗人罗伯特·骚塞的姨母。骚塞回忆儿时跟姨母一起生活的情景时，说她是一个酷爱整洁的女性。

② 大约在1825——1835年间流行于英国的一种上衣款式。

曾见到过——而且，人们对此并不觉得有什么好笑之处。

我曾经亲眼看到在克兰福德出现过一种十分阔气的家用红绸伞。在淅淅沥沥的阴雨天，一位瘦小的温文尔雅的老处女经常打着它到教堂去。这位老处女曾有不少兄弟姐妹，现在就剩下她孤身一人。诸位读者，你们伦敦有红绸雨伞吗？那种伞在克兰福德首次出现的时候，竟然轰动一时。孩子们围着那把伞指指点点，管它叫做“穿裙子的棒棒”。这种穿裙子的棒棒很可能就是我所描绘的那种红绸雨伞。当时是由一位身强力壮的父亲擎着，遮护住一群儿女；要是让那位孤苦零丁、瘦小孱弱的女士——这一群儿女中的唯一幸存者——举着它，还真有点儿力不胜任呢。

接下来要说的是有关登门拜访的种种规矩。这些规矩必须对每个可能在镇上小住的年轻人宣布，而宣布这些规矩的庄严程度，一点也不亚于一年一度在亨沃德山宣读古老的曼岛法典的仪式^①。

“亲爱的，你来到后，镇上的朋友们今晚就派人来问候你了。”（其实，我只不过乘坐一位绅士的马车行走了十五英里路程。）“明天，她们会让你好好休息的。不过，我敢说，后天她们肯定会前来登门拜访。因此，中午十二点后就不要做什么事了——从十二点到三点是我们这儿登门拜访的时间。”

在人们拜访过后，又会有人叮嘱说：

^① 亨沃德山是英国曼岛的一座人工山，从十三世纪起曼岛国王的长老院每年都要在这座山上宣读古老的曼岛法典，仪式十分庄重。

“今天是人家的拜访你以后的第三天了。亲爱的，我相信，令堂大人一定跟你说过，千万不要在人家拜访三天后才去回访。而且，回访的时间千万不要超过一刻钟。”

“难道要我一直看着手表吗？我怎么能知道一刻钟已经过去了呢？”

“亲爱的，你得时刻记住时间，不要在谈话时把时间忘了。”

由于人人头脑中都有这么一条规矩，所以，他们无论是接待来客，还是登门拜访，都不会谈到任何兴趣盎然的话题。大家总是控制着自己，象拉家常一样聊上三言两语，把时间卡得一分不多，一分也不少。

在我的印象中，克兰福德镇的一些上流人士不仅家道不够殷实，还有点儿捉襟见肘呢。然而，他们象斯巴达人^①一样，以盈盈的笑脸掩饰心里头的痛苦。大伙儿谁也不谈钱财的事；因为在克兰福德人看来，谈论钱财不免有商人气的嫌疑。而且尽管有人经济拮据，人们却都是名门贵族出身呀。克兰福德人身上有种高尚的团体主义精神，每次她们当中有人为掩盖其穷愁潦倒而出乖露丑时，其他人总是一概佯装不知。譬如，有一次，福雷斯特太太在她那狭小局促的房子里举行了一次聚会，为了取出放在沙发下面的茶盘，家中个头瘦小的女仆就不得不请坐在沙发上的女士们站起来。当时，在场的人都把这一新奇的做法看

① 古希腊的一个部落，以好战、吃苦耐劳著称。

作是世界上再自然不过的事儿。她们不动声色，继续谈论着家庭的规矩、礼仪。仿佛我们大家都相信，我们的女主人还有一个正式的让仆人使用的大屋，摆有另一张餐桌，还雇有管家及众多的男仆，而不是只有这个身材瘦小来自慈善学校的女仆似的。假使女主人在客人到来之前没有帮女仆把茶盘抬上楼，可以肯定，女仆那短小绯红的双臂是端不动那只茶盘的。而此时，女主人却正襟危坐，装作不知道女仆会送上来什么点心，尽管她晓得，我们也有数，她也晓得我们有数，我们也晓得她知道我们有数：是她自己整整忙了一上午，烤制了聚会时吃的所有茶点和松糕。

这种普遍存在但却无人承认的贫困以及这种人所公认的斯文举动产生了一两种习俗。当然这种人所公认的习俗并没有什么弊端，如果将它介绍到许多社交场合中去，说不定还能使情况大为改观呢。譬如：克兰福德的居民睡得早，晚上九点钟光景，人们就在提灯人的引导下，穿着木屐橐橐地向家里走去。等到钟敲十点半，全镇人都已上床就寝了。此外，如果有人在晚上的娱乐活动中，用昂贵的点心和饮料款待客人，就会被认为是“庸俗”（这是克兰福德人十分反感的一个字眼）。尊贵的贾米森太太在晚上就只用了很薄的奶油脆面包和松饼招待客人；尽管她的确是在实行这种“堂皇的节俭”，但她毕竟是已故的格伦米尔伯爵的弟媳。

“堂皇的节俭！”人们常常不知不觉地求助于克兰福德镇上这一特殊的用语！在这儿，节俭一向是“高尚的美

德”，而多花钱总是“哗众取宠的庸人之举”。这样一种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倒也使大家心安理得，无所企求了。后来，一个叫布朗上尉的人来到克兰福德落户，他——不是在门窗紧闭的屋子里与挚友窃窃私语，而是在人来人往、川流不息的大街上——公开谈论自己经济拮据。这事给人们带来的震惊，我将终身难忘。布朗上尉在大庭广众之下，扯着军人的大嗓门，公然承认，他之所以没有购买一幢象样的寓所是因为自己经济不宽裕。克兰福德的女士们早就对她们的一统天下受到一位男人，一位绅士的侵扰而心绪不宁、牢骚满腹，这下更是耿耿于怀，老大不快。布朗先生是个只拿半薪的上尉，此外还在附近铁路上谋了个职位。对于这段铁路，镇上的人一直在上诉，强烈要求予以拆除。因此，这个布朗先生不仅是个男性，还与那令人深恶痛绝的铁路有瓜葛，现在竟又厚颜无耻地公开谈论自己的贫困——咳，既然如此，那真该断然不理睬这种人。尽管贫困与死亡一样是实实在在、十分平常的现象，但是人们从不愿提起它，更不愿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扯着嗓门提起它。这是个不该在温文尔雅的人面前提到的字眼。我们大家都心照不宣地不去理睬这样一件事：无论是谁，只要是我们能同他平等相处互有来往的人，贫困都会使他永远干不成想干的事。倘若我们步行往返去参加一次聚会，在谈到不坐轿子的原因时，我们要么说夜晚是如此美妙，要么说空气是如此清新，绝不会说坐轿子花钱太多。倘若我们不穿爽身的绸缎，而穿印花布，那是因为我

们喜欢穿耐洗的衣料。诸如此类的事，不胜枚举，多得使我们完全不顾这样一个平常的事实，即我们大家的经济都很窘迫。当然，我们当时对那些公开谈论贫困似乎不以为耻的人，是难以理解的。然而，不知是什么缘故，布朗上尉在克兰福德却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尽管人们一直想下决心与他断绝来往，可还是前去登门拜访了他。布朗上尉在克兰福德定居一年以后，我到那儿去访问了一次，在那次访问中，我十分惊奇地听到人们竟把他的话说作权威来引述。仅在十二个月之前，我的朋友们还是一个一个决不愿拜访布朗上尉和他的几个女儿的；可是现在，即便是在十二点之前不该串门的禁忌时间里，他也能走家串户。不错，布朗上尉串门的目的是帮别人找出生火时烟囱串烟的原因，但他上楼时毫无顾忌，说话的嗓门震得屋顶都快塌了，而且还象在自己家里一样无所忌惮地大开玩笑。他对主人接待时的怠慢态度和礼仪不周一概不放在心上。克兰福德的女士们一向是一本正经，不苟言笑的，而布朗上尉却热情洋溢，态度友好。他总是真心诚意地回答人们夹杂着冷嘲热讽的恭维话；而且他凭着男子汉的度量征服了所有这些女士，而她们对他这样一个不以贫穷为耻的男人本来是要避而远之的。终于，他那卓越的富有男子气概的才能，那善于随机应变处理家务难题的本领，为他在克兰福德的女士们中树立了异乎寻常的威望。而他本人的言行举止一如既往，就象初来时不知道人们讨厌他一样，也不知道此时自己是多么受人欢迎。我相信，那天，当他发现他以玩玩

笑的口吻说出的劝告受到人们极大的重视，以至成了人们冷静思考后郑重采纳的主意时，他肯定大大吃了一惊。

事情是这样的：一位老妇人饲养了一头当作她的女儿来看待的奥尔得尼奶牛^①。每当人们到她府上作十五分钟的短暂拜访时，她总要滔滔不绝地讲述她的奶牛所产的奶是如何如何的好，奶牛是如何如何地温顺听话。全镇的男女老幼都认识贝蒂·巴克小姐饲养的奥尔得尼奶牛，而且都很和善地对待它。因此，当这头可怜的奶牛不慎跌入石灰坑时，人们表示了莫大的怜悯和遗憾。奶牛在石灰坑里哞哞直叫。不一会儿人们就听到它的叫声，立即赶来把它从石灰坑里救了上来。可等到救上来时，这头可怜的畜牲失去了大部分牛毛，它那光不溜秋的身子在寒风中索索发抖，看上去一副可怜相。尽管有些人看到那滑稽的模样忍俊不禁，但大家都对它表示了怜惜之情。贝蒂·巴克小姐既伤心又震惊，禁不住失声大哭起来。据说，她想了个主意，打算用油给奶牛洗个澡；当然，这个主意很可能是在她寻求意见时某个人说给她的。不过，不管这主意是谁出的，布朗上尉一句话就把它给推翻了。他断然说道：“女士，您要是想保住这头奶牛不死，就得给它穿上法兰绒背心和法兰绒裤子。不过，依我之见，最好赶紧把这头可怜的畜牲宰了。”

贝蒂·巴克小姐擦干了泪水，对上尉千恩万谢了一

① 十九世纪英国的一种良种奶牛。

番，接着就忙碌起来。后来，事情一传十，十传百，全镇的人都倾巢而出，去看身裹深灰色法兰绒的奥尔得尼奶牛缓步地向牧场走去。我自己就曾多次亲眼看到过那头奶牛。诸位读者，你们在伦敦见过身穿法兰绒的奶牛吗？

布朗上尉在镇郊外买了一幢不大的房子，与两个女儿一起住在里面。我迁离小镇后第一次回到克兰福德来时，他可能已年逾花甲。但他长着一副精瘦结实、训练有素、举止灵活的身板，走起路来头正颈直，步履矫健，一副军人姿态。所有这一切使他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少壮得多。他的大女儿看起来与他年岁不相上下，这才使人们知道他的实际年龄要比长相大得多。布朗小姐一定有四十岁了，一脸痛苦不堪、操劳过度的病态，年轻时的欢乐似乎早就荡然无存了。即使在豆蔻年华之时，她也一定是个貌不出众，不尚言笑的姑娘。杰西·布朗小姐比姐姐小十岁，而且比她要漂亮二十分。她那圆圆的脸庞上有一对酒窝，一次，詹肯斯小姐在对布朗上尉气愤之时（关于她气愤的原因，我下面就准备讲给你们听）曾对我说，她认为“杰西小姐该抛去她那对酒窝了，不能老是看上去一副孩子相”。一点不错，杰西小姐脸上是有一种孩子气，而且我认为，就是她活到一百高寿，这种孩子气也不会消失。她长着一对蓝莹莹的大眼睛，看人时总是大大方方，闪烁着迷人的光彩。鼻子的形状不太好看，有点扁平。双唇红润，头发梳成一把，一圈圈地盘在头上，越发使她看上去象个孩子。我不晓得她是否算得上漂亮，但我喜欢她的脸庞，而且大

家也都有同样的感觉。我还认为，她那对酒窝天生就有，并非装出来的。她的言谈举止继承了她父亲的某种活泼潇洒的风度；而且任何一个善于观察女性的人都会发现，这两姐妹的衣着也稍有差异——杰西小姐在衣着上每年要比布朗小姐多花两个英镑。两镑钱，这在布朗上尉的年度开支中要算是较为可观的一笔了。

这就是我在克兰福德教堂里与布朗一家首次相遇时他们在我脑海中留下的印象。在这之前，我曾见过布朗上尉，那还是在发生了烟囱串烟时候的事。当时，他把烟道稍加改动了一下就解决了串烟的毛病。早晨教堂里唱圣歌时，他把双片眼镜凑在眼前，高昂着头，洪亮而又欢快地吟唱着圣歌。他在应答牧师祈祷文时的嗓门，压过了教堂的书记员——一位嗓门不大但尖声尖气的老头儿。我认为，那老头儿对布朗上尉洪钟般的男低音一定感到十分不快，因为后来，他只得抖抖索索地把自己的嗓门越调越高。

打教堂内走出来时，布朗上尉十分体贴他的女儿，虽然他不断与相识的人点头微笑，但在帮着布朗小姐把伞撑开，接过她手中的祈祷书，耐心地等着她用微微颤抖的双手拎起礼服走过湿漉漉的路面之前，他没有与任何人握手。

我不知道克兰福德的女士们在聚会时与布朗上尉有着什么样的交往。以往，在玩纸牌的聚会上根本没有男人需要照看，也不用找话与他们搭讪，因而我们总是感到无拘无束，常常陶醉于夜晚的舒适美妙之中。由于我们喜欢文雅，不喜欢男人，我们差点儿使自己相信，做为一个男人肯

定是“庸俗”的。因此，当我得知我的朋友，女主人詹肯斯小姐打算为我举办一次聚会，而布朗上尉同他的两个女儿都应邀光临时，我真不知晚会会办成个什么样子。与往常一样，铺有绿色台面呢的牌桌早在白天就摆好了。当时已是十一月的第三个星期，下午四点左右天就渐渐地黑了下来。每张牌桌上都摆了蜡烛和崭新的扑克牌。屋内生起了火，穿戴整洁的女仆正在聆听主人的最后吩咐。家里的人一个个穿着崭新的礼服站在屋内，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根点蜡烛用的引火纸，只等传来第一声敲门声，就跑去点桌上的蜡烛。克兰福德的聚会一向是庄重的节日，女士们一个个都穿着最体面的衣服，她们济济一堂，既感到庄严肃穆，又感到喜气洋洋，兴高采烈。一旦来客有了三个人，大家就坐下玩起优惠打法^①来。我凑巧是第四个。接着光临的四位客人随即被安排到另一张桌子旁。不一会儿，我在早上走过时看到放在储藏室里的茶盘摆到了每一张牌桌的中间，茶具都是精致的薄磁器，古色古香的银制器皿擦得锃亮，然而吃的点心却很逊色，不值得一提。就在茶盘尚未从桌上端开时，布朗上尉和他的女儿们走进屋来。我发现，不知什么缘故，布朗上尉是出席聚会的女士们人人喜欢的人物。他走到哪里，哪里的人紧锁着的眉头便舒展开了，刺耳的尖叫便低沉下去了。布朗小姐似乎不大舒服，神情忧郁，仿佛愁肠百结。杰西小姐象往常一样笑容可

^① 纸牌的一种打法。

掬，差不多与她父亲一样讨人喜欢。布朗上尉一进屋就悄悄地发挥了男人的作用，给每个人递送需要的东西。他殷勤地伺候着端着空杯、手中没有奶油面包的女士们，从而减轻了那位容貌俊俏的女仆的劳累。不过，他所做的一切都十分潇洒得体，似乎在说，强者伺候弱者是天经地义的事。他真不愧是个堂堂的男子汉。他打牌时为三个便士的输赢，所用的气力比进行成镑大赌还要多。然而，尽管他不停地对别人大献殷勤，却没忘记照看他那身体不适的女儿。虽然不少人认为她可能是心情不好，但我认为，她肯定是病魔缠身。杰西小姐不会打牌，却在同插不上手的看牌人进行交谈。在她到来之前，这些人一直有点儿闷闷不乐。同时，她还和着一架陈旧的破钢琴的琴声引吭高歌，我估计那钢琴以前一定是台音质优美的家用钢琴。杰西小姐在高唱《黑兹尔丁的乔克》^①时，有点儿走了调。可话说回来，我们这些出席晚会的人，对音乐都是一窍不通，尽管詹肯斯小姐装着内行的样子不合节奏地打着拍子。

詹肯斯小姐这样做是十分得体的。因为不久前我看到这么一件事：杰西小姐在别人提到谢德兰群岛出产的羊毛时，毫不掩饰地说她有一位舅父（她母亲的哥哥）是爱丁堡的一位商店老板，这番话使得詹肯斯小姐大为恼火。她佯装大咳起来，试图用咳嗽声压住杰西小姐的话——因为尊敬的贾米森太太正坐在最靠近杰西小姐的牌桌旁；假使

① 指沃尔特·司各特在1825年创作的一首苏格兰民歌。